



## 一二八戰爭的回憶

徐性天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左右，外子右手提着裝稿子的皮包，左臂夾着幾本笨重的西書，由商務印書館散值回來，神色甚爲不豫。他告訴我：『在兩點鐘的前後，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同人就陸續回家了，祇餘下何柏承、劉南陔、蘇繼卿三位先生合我，一共四個人坐在那裏照常辦公，覺得格外的清靜。我同南陔離開編譯所的樓門，就聽着一片嘈雜不止的聲音，走出大鐵門來，才知道寶山路早已塞滿了逃難的人；編譯所門口照例擺着的黃包車，一輛也沒有了；街中心依然有兩輛汽車滿載着什物在人羣中左衝右突的移動。鬧北的秩序已經完全破壞了。我想不到人心這樣的浮動，鎮日價呼喊至死抵抗，像這樣的畏怯浮躁，談得上什麼抗日！』

聽完他這段話，我一面讓他仰在沙發上略爲休息，一面告訴他：『有很多好朋友不斷的來逼我打電話催你回來趕快搬家，據說日軍

在今晚進攻鬧北的消息，千真萬確，張夫人、陸夫人，她們十二點鐘聽了你的解說，不是決定不搬了嗎？可是在兩點鐘的時光，就各自攜帶幾件衣服到租界去了。現在四達里、恆豐里、恆盛里，已經是十室九空，我們對於逃難的問題，也應當斟酌一下子。』當時他很溫存的問我：『是不是害怕？』我答覆他，本來沒什麼怕的，不過別人家都這樣驚驚惶惶的，自己也不莫知所以了。他說假若發生正式戰爭，就是跑進租界也不安全，日軍的目的，一面是佔據鬧北，一面是脅迫吾國政府；他們雖然蠻橫，尚不至屠殺無辜。我聽了他的話，也覺得鎮定了些，所以就決定不搬了。我們照例每天下午五時以後帶着兩個女兒到虹口公園散步，今天外邊的秩序混亂，自然不好出去，六時半喫過晚飯，他照常在三樓寫了點稿子，十時就提前睡了。

約莫在十一時半的光景，我就聽到連珠式的槍聲，中間還雜着大

94360 礮聲，中日軍隊已經接觸，是毫無疑義的了。我即刻輕輕招呼了外子一聲，他還在熟睡，我站起來把他推醒。我們爲着避免流彈穿過樓房，就一個人抱着一個女兒，跑到樓下。他又上去取了一次被褥，在地板上繼續睡下。此時兩兒亦醒，次兒僅僅兩週歲，她聽着槍礮聲，一面仰在那裏形色歡欣，表示高興。一面張開小嘴哆哆嗦嗦，模仿外邊的大礮聲；她這點天真的舉動，減少了我們的岑寂和恐懼，同時也引動了我們的悲傷。

這五個小時很厭倦的過去，幸而外子用他的智慧，附在我的耳邊低低的同我談話，告訴我此次戰事的意義，他對於戰事的預測，以至於沒有什麼可怕的理由；雖然困留在戰地，我也是不覺得可怕了。在晨光熹微的時候，隔壁的周太太從門縫問我昨夜的情形，由談話中知道她同她的令郎令媛，也是搬在樓下來睡的，我們兩家的房子中間隔着一個板門，在這非常的時間，就推開板門打通了。大概中日兩軍經過一夜的苦戰，彼此都疲憊了，所以槍礮聲漸漸的稀少。我們第一個問題，當然要商量逃難，或依然守在這裏，周太太主張離開此地，外子主張不必移動，正在商量的期間，住在一百二十七號的徐先生徐夫人也來了，他們贊同周太太的主張。但是四達里的鐵門早已上鎖，而且四五個日本海軍陸戰隊都荷槍立在那裏，聽說四達里的保衛警察，昨夜十一時就被縛成角黍囚在日本兵營裏了。前門既然走不通，他們這一羣就走後門，結果，他們是逃開四達里，然而虹口區域盡是戰場，在槍彈雨中間亂闖，是不是安全，誰也不敢說，他們離開房子許久不回來，我斷定他們

走了，不禁的替他們擔憂。周太太家裏留下一位將近六十歲的女僕，徐太太就把房子的前後門鎖起來，一個小弄堂裏祇剩了我的小家庭合兩個女傭，一共是四個大人——兩個是沒有知識的僕人，兩個是幼女。天氣陰霾，四無人聲，真是悲慘岑寂到萬分。約莫停頓了兩個小時，槍礮聲炸彈聲又開始了，經過昨夜一夜的恐懼，槍彈聲音可以說是聽慣了，兩兒蜷伏在那裏酣睡，我倆就各自拿着一本 Thomas Hardy 的小說，仰在地上欣賞小說裏的情節。

### 三

讀小說，談心，睡眠，與兩兒戲嬉，是我合外子的生活；偶爾走上樓頂的晾台瞭望一下，只見閘北一帶的烽煙衝天，合彈藥氣味的逼人。時間過得很慢，已經在房中禁錮了兩天了，電燈自開戰的那一夜就不放光了，自來水尙未涸竭。三十一日的早晨，我們挽着臂走到弄堂口去望一望，施高塔路的日本陸戰隊，隔七八步站着一個，都是描準射擊的姿勢；還有穿便衣的壯丁和十幾歲的幼童，或持手槍，或持竹刀，在路旁來往的巡邏，這大概就是所謂日本浪人了。日軍的鐵甲車也是搖動着大礮的礮口，在馬路的中心往來飛駛；路旁偶爾有一兩個中國苦力自由行走，四達里合恆豐里的鐵門雖然已經封鎖起來，但是經過永安汽車公司的後門還可走出去，外子要冒險出去一下，終究被我阻止住了。我們由弄堂口回寓的時候，遇着江伯訓老先生的僕人，才知道江老先生

合他的全家都還困守在這裏；於是我自己回寓，外子就順道到江家去了。這時候槍聲來得格外密集，格外響亮，天空的飛機聲也軋軋的不停。等待很久的時間外子回來了，他在江家還遇到林君植夫等數人，據聞開戰以來，日軍着着失利，吾方神出鬼沒的便衣隊結果了日軍無數的性命，尤其使他們膽寒。至於四達里、恆豐里以及恆盛里剩下的居民，據說約莫還有十幾家，大半都是驚惶失措。外子曾經向江林諸先生建議請每家來一個人談談，以便互通聲息，守望相助，因為剛剛那一陣礮火特別劇烈，坐在房內都感覺震動，所以沒商量到結論，就各自帶着一副灰白色面孔回寓去了。

喫過午飯以後，天氣比較晴朗一點，外邊的槍聲也漸漸有停頓的趨勢，外子強要走出去刺探些真實消息，畢竟讓他去了。大約隔了一個小時的工夫，就無精打彩的回來了，他仰在地上沉默了很久，才敘述走出去的經過；他本來出去的目的有二：一是到豐樂里去看劉南陔先生，一是到北四川路一帶觀察風勢，希圖明瞭戰爭的延長性。第一個目的算是達到了，然而僅祇在日兵監視之下按了幾次門鈴，房內沒有回聲，他就轉過頭來向狄思威路走，可惜兩三步檢查一次，而且每個街口都堆着沙袋，每個沙袋的後面都伏着三五個日兵準備着射擊。沿街的日本浪人，個個喝得醉態若狂，任意檢查行路的華人，開口就惡罵，舉槍就毒打，他們的威風比日本陸戰隊還來得厲害。

94361

我們今天可以說自中日開戰以來最不安靜的一天了，原因是食

料快要告竭，自來水也有斷絕的危險，幾千家人住的四達里、恆豐里、恆盛里只剩了十幾家，再困守下去，實在有點可慮了。下午二時的光景，我們正仰在地上昏昏入寐的時候，江伯訓老先生送來了一份大陸報，報上第一欄大字是 *Nanking Ready to declare war against Japan*（中央政府將對日正式宣戰），這個消息使我非常興奮，但是外子很鄭重的說：「這個地方是日軍的後方，假若兩國正式開戰，我們斷斷乎不能繼續在這裏逗留了，因為我們是日本的敵國人民，戰爭上的損害，日軍都可以加到我們身上來的啊！」

關於逃難問題正在猶豫不決的時間，江老先生遣人來索還報紙，繼而住在四達里一百九十九號的一位林先生，也來合外子商量逃難。他報告了許多驚人的消息以後，他說逃出去的困難是一天比一天嚴重，說不定再等一兩天，就沒有行動的自由，就是現在決定走出去也不敢斷定走得通，幸而一百四十二號住着一個美國人也要逃開這危險地帶，我們正好隨他一齊走，外子聽了這一番話，悽慘之中表示一點不耐煩，我不等他開口，就接受了林先生的建議。林先生約定回家去集齊他的眷屬到我家來出發；我立刻告訴隔壁周太太的老女僕合我家的女僕收拾一下，把家中僅有的一百一十元鈔票藏在內衣的口袋裏。轉眼林先生的男女老少九口之家，都走到我家等待一齊出去，隨着美國人逃難。

誰想我們的戶外槍聲大作，槍聲略停以後，又聽到用笨重東西擊

門的聲音；此時，我們十幾個人都坐在地上面面相覷，擊門的聲音不停，外子就去把後門開開，同時走回房內傳佈日軍的命令，教全體老少都出去，原來擊門的是日本浪人，放槍的是日本陸戰隊，他們早已把我們的房子團圍起來了。於是命令我們個人舉起雙臂等待搜查，搜查完了，強令林家全眷回他們的住宅。一部份日軍繼續包圍着我們的房子，一部份日軍合浪人擁着外子合我進房去繼續檢查。他們翻箱倒篋的尋找，外子自「九一八」以來在國內中英報章所發表的關於中日糾紛的文章，南京的朋友寄給他的征倭論，抗日救國聯合會由寧波同鄉會送來的一些宣言，通知書，合其他的與中日問題有關係的小冊子，都被他們搜着了，他們檢齊這些東西，擺在案上，三個日兵拿着來福槍靠住外子，擺出很兇狠的面孔，開始審問，外子的日語雖能達意，那能擋得住這胸有成見的若干敵人。到這時候，我什麼也顧不得了，祇有準備陪伴他受他們的刑罰。但是那幾個浪人還在房中繼續着搜查，正在這緊急關頭，一個年紀較老的浪人拿着搜查到的一本日光寫真，一册通信錄，走到外子面前，打斷日軍的審訊，問外子，日光寫真是那裏來的？答以十一年前由東京赴日光遊歷賣的；又指着通信錄上幾位東京帝大法學名教授的住址問：如何認得他們？外子就告訴他曾在東京帝大

大學院法學部作過兩年研究工作，某某教授是導師，某某教授是好友；繼由東京轉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，合他們的皇太子秩父公在一個大學研究學問。說到這裏，房中的空氣由緊張轉緩和；他們低聲商量許久，厲聲告訴外子，「臥在地板上不要動！」轉身帶着那一些印刷品走了。經過片刻的冷靜，外子說：他們這樣回去以後，我的生命安全很可慮了！我們決定逃開，能逃出一步，就離得安全近一步；但是門外的槍聲響個不止，趁他獨自苦思的時候，我偷偷的冒險走出門刺探，刺探能否逃出，持槍森立的日本軍人，雖也對着我向空中射了幾槍，終究還容許我向北走了三四十步。出乎意外的兩位面色慈善的日本老商人迎頭走來，都能操中國語言，我很冒昧的告訴他們我家的情況，請他們向日軍說情，容許我們走出四達里去。他們慨然應允，立刻到我家來合外子談了幾句話，他們就領導我們出發，他們也費盡了唇舌，陪送我們走到狄思威路的北口，外子向他們要了兩張名片，用作護照，依然是三步檢查一次，五步檢查一次，走到華租兩界交界的蘇州河已經黃昏了。哎！回想當年的危險，細察目前的情勢，真教人不禁的悲慨交集！

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